



雪

纪

动荡年代，云谲波诡
国仇家恨，错综纠结
新锐作家王雨萌
浪漫悬疑力作

生命是一座充满未知的迷宫
唯有爱能指引我们走到时间的彼岸

王雨萌◎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雪 纪

王雨萌◎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纪 / 王雨萌著 . — 北京 : 中国致公出版社 ,
2019

ISBN 978-7-5145-1219-9

I . ①雪… II . ①王…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3722 号

雪纪

王雨萌 著

责任编辑 : 张洪雪

责任印制 : 岳 珍

出版发行 :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院科贸楼

邮 编 : 100036

电 话 : 010-85869872 (发行部)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 6.25

字 数 : 100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5.00 元

版权所有 , 未经书面许可 ,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 违者必究。



序

前些日子雨萌告诉我她的一本小说将要出版，我还在好奇那是一本怎样的小说，不曾想几日前她突然找到我，问起小说的序、跋问题，并请我为《雪纪》作序，实在令我有些受宠若惊。

这是她高中时完成的一部小说。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着各自的命运，许多人的命运细究起来甚至与大集体的命运不同。个人通常会被时代裹挟，但总有人会因为情感或理想，抑或其他的原因，试图冲破这既定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时代就不会在他们身上留下太明显的烙印，而这些人也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为自由。

这也成了我们写作的原因——人们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同时还会去想象另一种生活。文学创造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对现实的补充，作品为读者虚构了另一个

世界，在这个世界发生的故事，个人在有限的一生内可能都不会经历。

《雪纪》正是雨萌在高中时想象出的一种可能，她将这种可能放到了民国时代，并做出了她的演绎。这是一部关于爱恨离别的作品，虽然略显稚嫩，但它依旧值得一读。

绍轩

2018年8月24日晌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冬心六月雪	——	001
第二章 鹊桥仙	——	049
第三章 潞西之冬	——	107
第四章 大漠中一颗未落的眼泪	——	135
第五章 月如何缺 天如何老	——	149
第六章 蜀锦	——	167
第七章 候鸟	——	185
跋	——	190

X U E J I

第一章

冬心六月雪



春梦觉来心自警，往事般般应。

——无名氏《清江引》



民国五年。

做了多年布匹生意的白家在杭州西郊有一幢老宅。几年前白先生去世了，白夫人便接管了几十家布匹商行，生意越做越大。

仲夏来临，连续几夜阴雨绵绵，白夫人突然惊叫一声，原来她刚刚伏在桌上睡着了，并且又做了那个缠绕了她很久的梦。她感到头很疼，这时云敏之进来说：“夫人，这么晚了早点休息吧。”接着他扶白夫人走到床沿边，用低沉的嗓音回忆道：“上学时，在这个时候我也是不会睡的。你知道吗？学校里有一棵相思树，每当树上结满了相思豆时，微风吹过就像几百只精灵在跳舞，红红的一片，如云彩——”云敏之突然意识到自己说太多了，白夫人则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白夫人有一对儿女，长子白慕芝二十岁，小女儿

白鹤本也十八岁了。本是享清闲的日子，可是白夫人生性好强，总是强打起精神经营生意，又打扮得雍容华贵，俨然一位三十过半的贵妇，可她骗不了自己，苍老如期而至。

她岔开话题：“敏之，你刚刚在干什么，外面下着雨，你就别到园子里去了。你这个样子，想让孩子们效仿你不成？”云敏之听夫人这么一说，想起自己刚刚搬出屏风想要为园子里的花儿遮挡风雨。这时，白夫人见云敏之望向窗外，便淡淡地说：“你在想什么？”云敏之回过头，眼神中掠过一丝柔和：“其实我很满足，有时想想妹妹，她在大学里一定很开心，想到她开心我就……”

“可你开心吗？你不是个冷淡的人，我从看见你的第一天起就看透了你的喜乐，你满脑子都是浪漫的幻想，从四年前我们结婚到现在，你有哪一天不是在回忆里度过的？你在大学里学会了什么，为何直到如今依然这么孩子气！”白夫人嗔怒着走到床右侧，对着窗子站在落地长镜前，这大镜子镶在这儿已经二十多年了，记得她第一次站在它面前时是那么的年轻。云敏之也走过来，修长而消瘦的身影还有那张英俊而忧郁的脸都出现在了镜子中。“夫人，”他把双手搭



在白夫人的肩上，向前一步说，“四年了，我没有想到您还会有这种想法。我不是孩子了，我也从没后悔过，或许当初结婚真是为了妹妹，可如今四年都过去了，我发现，您真的是一位好妻子，我也从您身上学到了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求您以后别再有这些奇怪的想法了，好吗？”

白夫人看到云敏之眼中透出的真诚，突然笑了一下，仿佛她早把那个噩梦给忘记了。可是夜里，白夫人再次从梦中惊醒，敏之坐在一旁还未睡去，白夫人满头大汗，惊慌失措得像个孩子。敏之轻轻抱住白夫人，用柔和的语气说：“没事的，没事的，一个梦而已，这个梦已经缠绕你这么久了，真是可恶，如果我能进到你的梦里帮你，就好了。”

白夫人听了，心里想笑。她渐渐平静下来，倚着云敏之靠在一边。她不能把这个梦告诉任何人，这是关于她死去的丈夫以及他的家族与另一个大家族之间的一段往事。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她知道这个秘密，她将会保守这个秘密直到死亡。

可这一夜不平静，白夫人只是想千万别有什么意外就好。

翌日清晨，浓浓的水蒸气从浴室溜出，附近的几个屋子里也有那缕缕的白烟。卯时，一位少女从浴室中走出来，她穿着新式拖鞋，有一双未缠足脚，身上穿着黛青色的浴袍，长长的既黑又密的直发垂过膝盖，一阵风吹来，带来一股有些黏稠的花香。她来到窗前，雨后的夏日花园是如此娇媚，姑娘微微蹙眉。细看之下她面庞美丽，眼神冷傲又有些倔强，双唇微翘，皮肤如凝脂一般，自有一种超然的优雅。

蓦然，她用一种似梦一般悠远的声音呼道：“书雨。”声音带点沙哑，虽不大不尖却极具穿透力，可是无人回答她。“书雨！”这一声就有些急躁了。

这时云敏之拿着几本账册走过长廊，看见少女，轻声说道：“鹤本，要吃早餐了，你怎会独自站在这里，是找不到书雨了吗？”鹤本点点头，垂下眼睑——她就是白家小姐白鹤本，她对谁都可以高傲得不理不睬，甚至对她的妈妈和哥哥也不上心，可就是不能对云敏之不理睬，因为鹤本尊重他，也敬佩他。云敏之说：“我一早也没见到她，可能是被什么事绊住了。不如先唤别的丫头过来伺候你吧！”鹤本轻轻摇头，云敏之便微笑着离开了。

又站了一会儿，鹤本便快步走向自己的房间。屋



子里的光线还很暗，鹤本隐约看见了什么东西在床边浮动，她走过去一看，竟有一个人吊在了床上镂空花纹的横梁上——不，应该说是一具尸体，因为她已经死了。鹤本惊呆了，她喊道：“书雨——”

等她醒来，发现自己已躺在了慕芝的床上，慕芝还是那么笑得灿烂，如果说鹤本是家里的乌云，那慕芝就是家里的阳光。

慕芝穿着白色的丝绸上衫和白色的长裤——他有时候也穿长袍，但穿西装的时候很少。他的眼睛像他的母亲一样深邃而美丽，一笑起来就更好看了。他与云敏之的气质完全不同，但他们的性格都是温和的：“鹤本，睁开眼睛，看看你到了什么地方了，妈妈说你的房间不吉利，让你再选一个房间。你快起来吧，把燕麦喝了。”慕芝笑咪咪的显得很愉悦。

“为何你总笑得出来。”鹤本坐起来要下床，“书雨怎么了？”她冷冷地问。

“她死了。”这时白夫人和云敏之进来了。鹤本激动地说：“她为何自杀呢，没有理由的，白家人上下对书雨都很好。”

白夫人心中掠过一丝不安，不过没有表现出来。慕芝等也不知如何安慰鹤本。

自此，鹤本搬出了那间她住了十几年的屋子，搬到了靠西边的一间很偏僻的小屋里，仆人们打扫了一整天才收拾出来。由于书雨是孤儿，且从小待在鹤本身边，所以白家人把她好好地安葬了，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可是不久，整个杭州都传遍了，好像说书雨不是自杀，仿佛真有什么华盖撞了白家。

白夫人的噩梦仍旧是不断地做。

慕芝让自己的丫鬟映月来照顾鹤本，但被鹤本拒绝了。映月是四年来白家的，对鹤本的脾气也是知道的，她巴不得不去，于是兴高采烈地回到慕芝这儿。

鹤本站在窗前，窗外是一片青翠。这时有一阵花香飘来，鹤本回过头，看见哥哥拿着一束茉莉站在门口，鹤本什么表情也没有，只道了声“早安”。慕芝把茉莉插在这屋子中的唯一一个花瓶内，然后也走到窗边，说：“我才知道你为什么选这间屋子。看，那下面不就是书雨的墓吗，你这个人还是很念旧的。对了，怎么头发都没梳呢？”被慕芝这么一问，鹤本的脸“刷”地红了，她还不太会梳头，这几天的头发都是自己随便梳的。慕芝望着窘迫的鹤本，笑了笑，轻轻地把她牵到梳妆镜台前，让她坐下，然后拿起那把



红木梳，给鹤本梳头。鹤本很不好意思，说：“明天，我——”

“你什么，你不要动了，一会儿换上一件漂亮点的衣服，家里要来客人啦。”说完慕芝把她头上最后一条缎带系好，然后走到前面，笑着端详着鹤本说，“我妹妹最漂亮！”然后又像一阵风似的离开了。

鹤本望向镜中，头发梳上后确实精神不少，然后她换上了一件鹅黄色打底的长裙，外搭藕荷色的夹衫，显得清爽可爱。她不经意间望向窗外，看见有个人影在书雨墓前，她便悄悄从楼梯上下去，然后经过偏厅，从侧门来到了园子里。一切都那么安静，她朝书雨的墓走去。

这时忽听有人喊“映月”，鹤本刚想回头突然被人从后面撞倒了。鹤本抬起头，看见是惊慌失措的映月。鹤本有点生气，冷冷地说：“你急什么？”可是映月却一反常态，没有要道歉的意思，而是“啊”的惊呼一声也跌倒了。

“映月！”呼喊声再次响起，鹤本循声望去，是云敏之。他跑过来对映月说：“你有什么事，跑得那么急？”可是映月好像受了什么惊吓，爬起来就跑没影了。云敏之看见鹤本跌坐在草地上，也很疑惑，便扶

起了鹤本说：“她撞倒你了吧，有摔疼吗？”鹤本摇摇头，问映月是怎么回事。云敏之说他也不知道，说映月一看见他就跑，好像受了什么惊吓。“你刚刚在书雨墓前吗？”鹤本问道。云敏之点点头说：“我实在是不希望家里的丫鬟再出什么事儿了。”鹤本点点头接着问云敏之，知不知道家里要来什么客人。云敏之惭愧地笑笑说：“能算什么客人呢，只不过是我的妹妹，她们学校放假了，她跟同学到杭州来玩，顺便来看看。”“云知禅？我还从未见过她呢。”鹤本轻松地说。

他们一边走一边说，就来到了大厅。此时大厅里站着个一身学生装扮、梳着齐肩短发的女学生，她长着一张圆脸、一双大大的眼睛，双颊微红。白夫人正在与她交谈：“妹妹今年读几年级了？”

“大二。”

“妹妹贵庚？”

“我二十一岁了。”

“妹妹以后要常来杭州，你哥哥很想你呢。”白夫人说完，一抬头，看见云敏之和鹤本走了过来，便给鹤本介绍云知禅。“哥哥。”知禅好像没看见鹤本，也没听见白夫人的介绍，她看见云敏之差点跳起来，“哥哥，我好想你！”说完就去紧紧地抱住敏之。云



敏之也意识到大家都在看着他们，便轻声对妹妹说：“知禅，我也想你，但是你好重啊，下来再说。”知禅意犹未尽地放下哥哥说：“这么久没见，你一点儿也不热情，是不是一点儿也不想我啊？”就在这时，楼上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然后是狂笑声。大家怔住了，知禅更是不知发生了什么。“好像是——”云敏之思索着，“映月。”

“啊，哥哥。”鹤本惊呼，忙冲上楼。白夫人也一惊，但还是强装镇定，让云敏之陪云知禅到客房休息，然后她才上楼。云敏之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自家的丫头真是撞了华盖，他怕妹妹害怕，就带她到客房去了。

“啊——哈哈，哈哈……”映月像发了疯似的把慕芝的窗纱、幔帐、枕头都丢到了地上，还失手打翻烛台烫到慕芝的手臂。当鹤本赶到时，慕芝正用一条白纱从后面把映月绑上。鹤本问：“映月，你这是怎么了，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说完，映月不动了，好像昏了过去。

鹤本悄悄地把枕头拾到床上，慕芝把白纱丢掉，把映月抱到床上，看着她现在这副样子，任谁也想不